

聖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四

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 名禎。真宗子也。母李氏生。

四十二年 壽五十四

初。母后臨朝。政非已出。寶元。康

定。間。西鄙多事。慶歷。已後。君子

滿朝。恭儉。仁恕。始終如一。然仁

柔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常有

敵國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癸亥 天聖元年 契丹太平三年 春三月 行崇天

曆 司天張奎 罷權覺茶行貼射法 其法

行崇天 曆

馮拯罷
欽若相

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人所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

章事○閏九月。雷州司戶寇準卒。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

寇公竹

月。枯竹盡生笋。眾因為立廟。號竹林寇

公祠

後追贈中書令。復萊國公。謚忠愍。

李氏燾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

徇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薄。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後。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笞之。使三十餘年。邊

無牧馬公之勲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禁巫邪

冬十一月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為巫覡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事聞故詔禁之

帝謁孔子

甲子二年契丹太平四年春二月契丹改鴨子河為混同江。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

孔子。冬十一月立郭氏為皇后。后平

度使崇之孫女也。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乙丑三年契丹太平五年冬十月以晏殊為

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權茶罷貼射法

○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

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

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

五鬼姦邪儉偽誠如聖諭。○十二月以

張知白平章事。張耆為樞密使者。即張

時稱五鬼

旻也。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深德之。

丙寅

四年

契丹太平六年

春三月

契丹

準布叛

京師大水

西北常為黨項準布諸部侵擾。至是益甚。

○夏六月。京師大

水。時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

愧服焉。○秋九月。以周後柴元亨為三

班奉職

元亨。世宗從孫。

丁卯

五年

契丹太平七年

春正月壬寅朔。帝率

群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遂御大安殿受朝。○旻殊免。先是殊言張耆無勲。勞天下有私徇非才之議。太后不悅。至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之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

晏殊興
學薦仲
淹

堯。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
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
感激思奮。殊深器之。薦為秘閣校理。○
以夏竦為樞密副使。○龍圖閣學士孫
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
規諷。因畫書無逸為圖。以進。帝命施于
講讀閣下。○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孔道
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
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

道輔使
契丹

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
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
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
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
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
以為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每
漢使至彼。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

國。帝然之。

道輔。孔子四
十五代孫也。

張知白
卒

戊辰

六年

契丹太
平八年

春

二月。平章張知白

卒。知白為相。慎名器。每以盛滿為戒。雖
貴顯。清約如寒士。○三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以張士遜平章事。姜遵范雍為
樞密副使。○夏五月。楚王元佐卒。○趙
德明使其子元昊襲甘州。取之。元昊。小
字威哩。
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
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
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
稱帝。由是立元昊為皇太子焉。

曹利用
罷

中人與貴戚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
已巳七年契丹太祖春正月。曹利用罷。時

宗道諫
立七廟

處不恤。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怨之。
太后亦嚴憚。稱曰侍中而不名。會利用
從子洎為兵馬監押於趙州。被酒衣黃
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洎杖死。內侍請併
罪利用。張士遜曰。利用大臣。不知也。后
大怒。王曾力解。乃罷為衛將軍。○二月。
參知政事魯宗道卒。時有上言請立劉
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宗
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

賑契丹
饑流民

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來與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平章事。夏竦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以薛奎參知政事。○安置衛將軍曹利用于房州。行至襄陽。自殺。按死非其罪。聞者寃之。

契丹 歲大饑

流民過界河。帝曰。皆吾赤子也。可大賑救之。乃詔轉運司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間田。所過州縣給食。○夏四月。南平王李公蘊卒。以其子德政為交趾郡王。○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

王清昭
應宮災

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王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脩治。以二殿為萬壽觀。○王曾罷。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

王曾罷
相

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秋。七月。罷諸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以陳堯佐。王曙。參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冬。十一月。癸亥。日南至。也。冬至。帝率百官朝皇太后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初。帝之將朝會寧也。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

仲淹請
太后還
政

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庚午八年契丹太平十年夏五月。賜信州龍虎

山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後漢張道陵之後也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為樞密副使。

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初置武

舉

辛未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六月。夏六

月**契丹**主隆緒卒。太子宗真立。其母蕭

訥木錦自為太后治國事。初**契丹**主親政

後。方一月。太后暴崩。契丹主哀毀骨立。

哭必嘔血。群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

契丹主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

不孝子也。群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

宜法古制。契丹主曰。吾契丹帝也。寧違

古制。不為不孝之人。終制三年臨終屬

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毋切毋殺之。又屬東平

契丹行
三年喪

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始以輔立之事而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屬之。

史臣論曰遼聖宗理寃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勲勞。賑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弭兵以息民。設科以取士。政令平壹。國以富強。契丹之賢主也。

契丹太后訥木錦遷其主母齊天后蕭氏于臨潢。○秋七月。王隨等如**契丹**致祭。

王黼梅詢弔慰。范諷賀即位。孔道輔賀其太后冊禮。○冬十月。罷

翰林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綬以為言。故罷之。○十二月**契丹**封李德昭子昊為夏國公。以女歸之。

壬申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春正月**契丹**主

帥群臣朝其母契丹太后尊決國事。契丹主不得預聞。至是御

正殿。受契丹主及群臣朝。○二月。以張士遜平章事

卒李宸妃

○尊真宗婉儀李氏為宸妃。是日卒。婉儀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

與楊太妃保護甚至。帝亦盡孝道於太
后。太妃而婉儀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
嘗自異。人畏太后。無敢言者。帝雖長上聲
不自知為婉儀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
順容進位宸妃。是日薨。太后欲以宮人
禮治喪于外。呂夷簡時為首相。奏禮宜
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復獨立簾
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
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

呂夷簡
舉宸妃
喪

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
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旨言歲
月未利。夷簡黜其說。請發袞成服。備宮
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官城垣以出喪。夷
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羅崇
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
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
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
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崇勳懼。馳告太

后乃許之。○三月契丹太后弒主母齊

天后蕭氏于臨潢太后慮契丹主懷齊

薨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齊天后死

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

就死使者許之有○秋七月王曙罷

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

副使○以吐蕃嘉勒斯賚為寧遠大將軍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以其子

元昊為定難節度使西平王初元昊數

諫其父母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

趙德明卒

元昊嗣

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

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

既襲位明號令以兵法自號鬼名吾祖

○契丹冊李元昊為夏國王

○癸酉二年契丹重春二月帝耕籍田大

赦○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后稱制十二

年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近習少所假

借遺誥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議國

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

皇太后劉氏崩

帝始親政

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右司諫范仲淹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侍御史龐籍請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

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呂夷簡謀以耆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訶火若虛正。二之。乃知事由

夷簡因郭后罷相

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矣。○
以李迪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
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追
尊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荆王元儼
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
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
自責。追尊謚曰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
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
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

追尊生
母宸妃

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契丹使耶律
壽寧等來祭奠。弔慰。○六月甲午朔。日
有食之。○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八
月。以宋綬為端明殿學士。官在翰林侍
講學士之上。
以待學士
之父次者○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
劉氏。舊制。后皆二謚。稱
制。加四謚。自此始。張士遜。楊崇勳
免。士遜無所建明。與崇勳宴飲。期上莊
懿太后冊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免。○
以呂夷簡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

夷簡復
相

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官。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十二月。薛奎罷。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爾。○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黜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十人于遠州。時尚美人。楊美人俱

廢郭后

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瓜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

閣諫官伏

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

道輔仲淹遠貶

前世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折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

甲戌

景祐元年

契丹重熙三年

春正月。以賈昌

朝等為崇政殿說書。○夏五月。契丹太

后蕭氏有罪。遷于慶州。契丹主始親政。

立重元為太弟。契丹太后詔木錦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於慶州。七括官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也。

秋八月。王曙卒。以王曾為

樞密使。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廢

美人尚氏為道士。居洞真宮。安置美人

楊氏于別宅。尋賜淨妃號金陵教主。冲

靜元師。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

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恨焉。

九月。趙元昊反。

月。立曹氏為皇后。彬之孫也。

寇環慶州。改元廣運。

乙亥二年。契丹重熙四年。春正月。作邈英及延

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于屏。

二月。育

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宮中。允讓大孫。

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嗣。取宗實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李迪

罷。以王曾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

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

同知院事。趙元昊寇慶州。

冬十一

日

日

育王子於宮中

郭后崩

月。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時后居瑤華。帝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乃止。屬小疾。帝遣閻文應挾鑿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詔孔宗愿襲封文宣公。宗愿。聖佑弟也。

胡瑗定鍾律

丙子三年

契丹五年春二月詔胡瑗阮逸

較定鍾律

先是李照進新雅樂。遂詔天

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薦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矣。至是瑗

逸。極言李照樂穿鑿。於是夏五月。貶權

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者。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

閣校勘尹洙。歐陽脩于外。初。仲淹以呂

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

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

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

貶仲淹

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夷簡訴曰。仲淹越職言事。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

貶余靖

貶尹洙
歐陽脩

由是落職知饒州。余靖言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於是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虔州酒稅。歐陽脩貶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人士

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

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殿中。侍御史韓瀆

希夷簡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以

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十一月。皇

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李諮卒。○以

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

○折惟忠卒。以其子繼宣權知府州事。

○契丹中書令張儉致仕。居位二十年。

丁丑四年。契丹重夏四月。呂夷簡。王曾

曾與夷簡罷相

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

薦其才。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夷簡

任事久。多專決。議論間有異同。曾遂力

求罷。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

簡善宋綬。帝問之。而曾薦齊。夷簡薦綬。

於是四人俱罷。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

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

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

不欲恩歸已

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然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以王隨、陳堯佐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駿同知院事。○趙元昊侵吐蕃，遂取瓜沙肅州，遂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

趙元昊反

三州地震

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地饒五穀。宜稻麥。始大建官。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改元大慶。○冬十二月。并代忻三州地震。吏民壓死者二萬二千三百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

戊寅寶元元年

契丹重熙七年。夏景宗元昊天授禮法延祚

元春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

韓琦切直

元昊稱帝

隨為相無所建明。會忻代地震。右司諫

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子綜

為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為代。皆

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

凡七十餘疏。○以張士遜章得象平章

事。王駿李若谷參知政事。陳執中同知

樞密院事。○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稱帝。國號夏。先是元昊遣使詣

東道。路既還。遂與諸酋軟血。約先攻廊

延。欲自靖德塞門。皆赤城路。三道並入。

遣使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

晉之末運。創后魏之初邦。遠祖思恭。當

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

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父

德明。嗣奉世業。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

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

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

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

則。是。從。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

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

稱。大。夏。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懃。好。為。十

二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

永興軍。范雍為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

延州。○左僕射王曾卒。

巳卯二年契丹重熙八年夏四月募河東陝西

民入粟實邊○五月王德用罷○六月

詔削趙元昊官爵屬籍○以夏守贊知

樞密院事○秋七月以夏竦知涇州兼

涇原秦鳳經略安撫使先是竦上十策

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

為藩籬三詔嘉勒斯賚父子并力破賊四

度地形險易遠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

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

削奪趙元昊官

夏竦獻十策

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

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入保大砦九

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十

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

朝廷多采用之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

竦為怯○**契丹**太后居慶州五年契丹

主悔之乃親迎還事之益謹訥木錦不

懌○冬十月盛度程琳免貶孔道輔知

道輔貶卒

鄆州初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

已將并逐二人。即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也。帝怒。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至鄆州。發憤而卒。

○以王駿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初。天聖中。駿使契丹。過真定。曹瑋為總管。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駿未以其言為然。及在樞府。帝數訪以邊事。折繼宣有駿不能對。始歎瑋之明識。

罪。貶為楚州都監。以其弟繼閔權領府。

州事○种世衡帥師城青澗

庚辰 康定元年契丹重熙九年春正月朔日有

食之。除越職言事之禁。○元昊寇延州

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以歸。二月。貶范

律 范雍失

雍知安州。先是元昊詐乞和。范雍信之。

不為備。元昊攻保安軍。取金明砦。李士

彬父子俱被執。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

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總管劉平。石

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

還軍救延州。至三川口，遇賊。平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會大雪，解去。○詔陝西轉運使明鎬募強壯備邊。○以韓琦為陝西安撫使。○王駿陳執中、張觀免。時邊事大急，而駿音梭等無所建明而罷。○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五月，張士遜致仕。時西事方劇，諫官韓琦論士遜既不能有建明，政府又非養病之地。士遜不自安，上章請

相士遜罷

老。至是以太傅鄧國公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以呂夷簡平章事。○以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秋七月，郭禎如契丹告將伐夏。○八月，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由是大閱州兵，得

相夷簡復

腹中數
萬甲兵

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日夜
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
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
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大范。指仲淹。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
通有無。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
亡。定堡砦。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
相踵歸業。○元昊寇三川等砦。都巡檢
楊保吉死之。遂陷乾溝。乾河。趙福堡。

韓琦議
攻策

辛巳

慶厯元年

契丹重熙十年

春正月。加唃廝

囉河西節度使。○詔鄜延涇原會師討

元昊。未行而罷。先是帝以元昊勢益猖

獷。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遣韓琦

奏之。帝取攻策。琦言賊雖傾國入寇。衆

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

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

破之必矣。杜衍曰。徼倖而成功。非萬全

計也。帝不聽。詔期正月會師。同進。范仲

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則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遊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帝從二議。尋詔嚴邊備。毋輒入賊境。○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

任福敗績

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敗績于好水川。貶韓琦知秦州。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眾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

任福違
琦節制

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

有若。數不多兵。乃益進。福與懌循好水川。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遂結陣。諸將方知隋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陳動。衆傳山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許。

貶韓琦

懌等莫測。及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墜崖塹。相壓。懌戰死。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或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英。津。珪。傳。皆死。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是以甚敗。奏至。帝震悼。為之肝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

貶仲淹

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薄其責。○夏四月。以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知永興軍。○五月。宋庠鄭戩罷。○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為樞密使。任

置四路
招討使

布為樞副使。○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陷豐州。○冬十月。招討使夏竦免。知諫院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校俱被斥。而竦為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判河中。○分陝西為四路。以陳執中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龐籍知延州。兼鄜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

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龐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帥師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復於要害築十一城。境內所亡地悉復之。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覺。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

子龍圖老

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中國用矣。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

城大順

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擿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十一月。置涇原強壯弓箭手。○有事于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師。帝為盱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

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曆

○詔天下立義倉

壬午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春正月復京師權

鹽法○二月初置義勇軍○三月**契丹**

契丹求關南地

使蕭特默來言關南之地契丹主年漸長國內無事

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盱眙欲乘釁取宋舊割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

富弼使契丹

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河東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而令諸部會師幽州命太弟重元及蕭惠將之以臨南境聲言伐宋夏四月富弼如**契丹**先

是蕭特默至呂夷簡奏知制誥富弼為

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託疾不拜

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

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等矍音然起

拜弼開懷與語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

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逆以官爵賂焉。遂往。○五月。

以大名府為北京。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後。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駐即真宗處○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

宰相兼樞密

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從之。

○富弼還自契丹。先是六月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

弼折辯
服契丹
主

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後。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

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

弼却割地

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

弼却求
婚

弼復使
契丹

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至是弼還奏。○富弼復如**契丹**帝復使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

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爾。弼語侵夷簡。晏殊解之。弼怒曰。殊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行。○九月。富弼暨**契丹**耶律仁先來。時弼至**契丹**不復議昏。

弼却獻
納二字

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

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耶律休格之後漢人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

和議復
定

五十萬匹兩。歲送至白溝。和好復定。

李氏燾曰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祖亦為之改容。乃單車入不測之敵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

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嗚呼。雖古之良使。何以加諸。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會師禦之。次于定川。師潰。懷敏等敗死。元昊遂大掠

定川之敗

渭州而去。○冬十一月。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之。置司涇州。罷諸路經略使。初。翰林學士王堯臣。為陝西體量安撫使。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故有是命。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

天下稱
韓范

推誠撫接。咸感恩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喪膽。天下稱為韓范。○以泰山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石介師事之。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

富弼辭爵

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爾。敢受賞乎。
癸未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春正月。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三月。以呂夷簡為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夷簡感風眩。詔疾稍愈。數日一至中書。夷簡力辭。帝手詔曰。

前剪鬚賜夷簡

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以晏殊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以蔡襄。歐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為禦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脩每入對。帝必延

歐陽脩
進朋黨
論

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因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脩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

用韓琦
仲淹為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以杜

樞使

衍為樞密使。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諫官歐陽脩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元昊嘗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卒於敗喪師徒略無成效。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凡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衍代之。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

罷竦用
杜衍

庶民歌于路。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同

慶曆聖
德詩

時登用而歐陽脩蔡襄余靖王素並為
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
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
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
斯脫。大姦指竦也。詩且出。其師孫復聞
之。曰。介禍始于此矣。○司徒呂夷簡致
仕。○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諸路
轉運兼按察使。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
多。朝廷無由遍知賢愚善惡。乞立按察

立按察
以轉運
兼

禁中禱
雨

之法於內外朝官丞郎中選強幹廉明
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
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
墨書之。歲具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將害
民田。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
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
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
升階。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詔

用仲淹
富為樞

罪已。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用仲淹。以歐陽脩之言也。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乃受命。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

副

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弼見帝言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誥納帝前。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

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之矣○詔韓琦宣撫陝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其失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

琦陳七事又陳八事

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琦又陳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洛都密定討伐之計○冬十月以張昱之王素沈邈為都轉運按察使○**契丹**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

按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

嘗語人曰樞府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自蕭孝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劾不

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寶臣

甲申

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春

三月

詔天下州

詔天下
立學

帝謁孔
子

縣立學○更定科舉法○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契丹**尋討之夏人救之○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云○曩

夏竦傾
弼

霄來降○六月詔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籍籍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

杜衍入
相封還
內降

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
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
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
邊。仲淹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
疑矣。○八月。詔富弼宣撫河北。從弼請
也。弼及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
得濮州通判。○九月。晏殊罷。以杜衍平
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
中參知政事。衍在樞密。每有內降。率寢

呂夷簡
卒

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
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
凡有求干。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
多於所封還也。○司徒呂夷簡卒。帝見
群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四明陳氏控曰

自章獻太后臨朝。十

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
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
二邊。以寧當國。既久。頗務收恩。避怨。

以固權利。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反斥言者。故能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獨加幣契。丹聚兵西北。為後日之患。又以和憾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為可罪也。

契丹主伐夏。冬十月。曩霄誘而敗之。**契**

丹及夏平。契丹主遣太弟重元將兵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出北

路。自帥騎兵十萬繼進。長驅入夏境。蕭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

契丹兵盛。乃上表謝罪。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契丹。命許其自新。蕭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討伐。契丹主尤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十二月。用曩霄為夏國王。

乙酉五年。契丹重熙十四年春正月。范仲淹富

弼罷。仲淹內剛外和。政尚忠厚。汎愛樂

善。及其去朝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

成先憂後樂之志。性至孝。好施予。置義

仲淹富弼杜衍罷

莊里中以贍宗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杜衍罷。衍好薦引賢士。群小咸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衍壻蘇舜欽。易簡子也。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拱辰聞之。欲因是以傾衍。乃諷御史魚周詢舉劾其事。疏上。拱辰等請誅益柔。章

得象。晏殊不可。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卿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去。出知兗州。而拱辰遂見譏於公議。○以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

韓琦罷

為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庠本名郊。吳後更名庠。育龐籍為樞密副使。○三月韓琦罷。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敵，以正辯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敵來

歸，盛言北方自遼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績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琦懇求補外，罷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

歐陽脩
申理杜
衍等

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群邪益忌。脩尋左遷。知滁州。○罷科舉新法。○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免。以陳執中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相兼樞密使。

丙戌六年契丹重熙十五年春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

丁度參知政事。○冬十月。不雨。○高麗王欽卒。子徽嗣。

大旱避正殿

丁亥七年契丹重熙十六年春二月。募人中糧

于秦州。○大旱。帝避正殿。詔言闕失。三月。賈昌朝。吳育免。乙未。以夏竦平章事。丁酉。改授樞密使。○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壬寅。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夏四月甲辰。帝御正殿。○秋八月。分河北為四路。○冬十一

貝州卒
王則反

月。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中以叛。以明
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初。涿人王則以
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
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
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
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
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
隱起。爭信事之。遂作亂。囚知州張得一。
殺通判董元亨等。僭號東平王。國曰安

陽。改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為
稱。

戊子

八年

契丹重熙十七年

春正月。以文彥博

王則伏
誅

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執王則
歸于京師。誅之。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
乃為距闌。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
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及彥博至
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
入城。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

文彥博
入相

鼻。牛還攻賊。賊大潰。則據城中。凡六十
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以文彥博
平章事。○衛士作亂。伏誅。初。帝將以閏
月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
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
后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
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官嬪殿
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歐小女子。給
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

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
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
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二月夏國主曩霄卒。子諒祚立。元昊卒。
年四十六。諒祚生十月矣。養于國舅鄂
特彭因。遂與其三大將分治國事。遣使
告哀于宋。契丹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
號景宗。○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與夏疎以明鎬

無雲而震

為參知政事此因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殿中侍御史何郊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乃出知河南竦在樞府深怨石介之譏已欲報之而介已卒會孔直溫反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耳請發棺驗之詔下兗州杜衍知兗與其僚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然猶錮

介子孫而貶孫復監慶州稅○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參知政事明鎬卒

已丑

皇祐元年

契丹重熙十八年○夏英宗諒祚延嗣寧國元年

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夏五月

富弼青州救荒

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

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餽丘九反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

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

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

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六月。以

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兼判尚書都

省。自是宰相求間。即命是職以寵之。○八月。陳執中罷

○以宋庠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

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九月。廣源

州蠻儂智高寇邕州。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與黃氏。周

氏。據州十有八。而儂氏尤強。世為廣源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及儂

叛儂智高

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大曆曰。夏人襲契丹。蕭惠敗之。冬。十月。契

丹耶律敵魯古獲。夏主嫡母于賀蘭以歸。

庚寅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春。二月。夏

人侵契丹。○三月。契丹蕭蒲奴伐夏。○

詔即大慶殿為明堂。秋。九月。大亨天地。

赦。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

司攝事而已。至是始親享焉。○折繼閔

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冬。十月

親享明堂

夏主諒祚請平于契丹。契丹不許。諒祚母密

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契丹主不許。而安置所獲元昊妻屬於蘇州。○十

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閏月。置詳

定大樂局于秘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

瑗同定雅樂。時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

高。又其鍾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

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

乎。已而果然。○契丹策進士于金鑾殿

辛卯三年。契丹重熙二十年。春。三月。宋庠免。○

却瑞草

以劉沆參知政事。○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以張堯佐為宣徽等使。知河陽府。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時張貴妃寵冠後廷。堯佐其伯父也。以故驟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唐介與知諫

唐介論堯佐

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且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按長編云。織燈籠錦。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

唐介劾
彥博

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斥介使下殿，介猶爭愈切。帝聲色俱厲，衆恐禍出不測，脩起居註蔡襄趨進言曰：介誠

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二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

朝士賦
詩送介
出貶

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

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由是

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

唐子方。介之南行。挈家渡淮。至中流大

驚。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

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

濟南岸。眾乃欣焉。公憇旅亭。復繼其韻

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

事。沽酒聽漁歌。蓋情動於冬十月。以龐

籍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

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十一月。以

房庶為校書郎

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

以為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

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

二百黍之廣。度之。起積一千。黃鍾之長。一

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

字。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

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

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為尺。則律

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

范仲淹卒

壬辰

契丹重熙

夏五月。資政殿學士范

仲淹卒。謚文正

呂氏中曰

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

為第一。觀其所學。以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

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儂智高陷邕。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州。遂圍廣州。詔余靖。楊。旼。等討之。○戶部員外郎范鎮。上書議樂。自謂得古法。司馬光不以為是。數與論難。竟不能決。○以狄青為樞密副使。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元昊反。以青為三班差使。時士卒畏怯。獨青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

范鎮議樂

出入賊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月。契丹主追帝其遠祖。復加謚太祖。以下帝后。○儂智高自廣州寇昭州。陷之。○九月。以孫沔

狄青宣撫廣南

為湖南江西安撫使。余靖提舉廣南兵甲。經制賊盜事。○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智高寇擾日甚。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為宣撫使。明日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

陳曙失
律狄青
誅之

壯其言。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以
龐籍言也。○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
置解鹽事。罷榷法。復通商。○冬十月。以
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十二月。陳
曙帥師討智高。敗績于金城驛。狄青執
曙誅之。初狄青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
兵。進次賓州。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
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指使
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

狄青敗
智高廣
南平

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
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
相顧愕然。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癸巳

五年

契丹重熙二十二年
夏福聖承道元年

春正月。

會靈觀災。○狄青大敗儂智高于邕州。
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
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
軍未即進。明日青整軍馳一晝夜。絕崑
崙關。出歸仁鋪。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右

軍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孫沔等懼失色。賈逵將左軍。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為二。張玉將前鋒。突出陣前。而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出賊後。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萬計。智高夜遁入大理。遲明入城。按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

狄青為
樞使

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秋七月。罷籍罷。○以陳執中。梁適。平章事。○九月。夏及契丹平。○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以曹陳許滑鄭州為輔郡。

甲午至和元年

契丹重熙二十三年

春正月。貴妃

張氏薨。追謚為溫成皇后。○二月。孫沔罷。沔數言。追冊溫成於禮不可。遂求罷。

知杭州○以田况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使。○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梁適免。○八月。以劉沆平章事。○冬十月。葬温成皇后。

乙未

二年

契丹重熙二十三年八月春以後。道宗洪基清寧元年

史鐵面御

三月。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愿為衍聖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乞更定美號。乃改封焉。仍令世襲。及知仙源縣如故。○夏四月。契丹來致其先世繪像。以求帝容。契丹主嘗謂近臣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其使。至是遣使持其三世畫像。來致主命。以求御容。○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

執中罷
相彥博
富弼入
相

人以為小人。雖有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註掛音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刁約、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呂溱、蔡襄、吳奎、韓絳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六月陳執中免。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旱遂免。○以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初彥博

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秋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子洪基

立。復以重元為皇太叔。

契丹主疾。召長子燕趙國王洪

基。諭以治國之要。因大赦。縱五坊鷹鷂。焚釣魚之具。翌日而殂于行宮。年四十。謚曰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史臣贊曰

興宗早年居位不能制其

母。致有殺逆專擅之事。既又不善厥謀。遂有慶州貽悔之舉。然能感富弼之言。申南北之好。許諒祚之盟。息忿報之師。於是政治內脩。條教宣明。使無禽荒之失。則何讓於聖宗焉。

契丹主既立。尊重光為皇太叔。免拜不

名。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刺。沉毅。有君人之容。○九月。遣使弔

祭于**契丹**帝。聞契丹主卒。發哀成服于

內東門幕次。遂遣使弔賀。○十一月。南

平王李德政卒。子日尊嗣。○十二月**契**

丹初置五經博士助教。○詔李仲昌脩

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出大岨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

餘里。禹跡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廣德傳懷衛鄭等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殿中

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
六塔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

丙申嘉祐元年契丹清寧二年春正月帝有疾

彦博帥
宰相宿
衛禁

文彦博帥宰相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乃罷○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
戡為樞密副使○知諫院范鎮請建太
子詔罷鎮諫職初帝暴疾三皇子皆早
夭雖育宗實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文
彦博因請于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
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

范鎮請
建太子

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
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
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
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
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
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
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
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
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以繫億

兆人心。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聞者股栗。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

改鎮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時司馬光。歐陽脩。包拯。呂景初。趙抃。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以唐介知諫院。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夏四月。河決六塔。

彥博薦介

流李仲昌于英州。罷回河役。○大雨。京師屋壞。江河溢。○六月。雨。社稷壇壞。詔求直言。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等皆以帝未立儲副為言。而知制誥劉敞言之尤力。○秋。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狄青罷。會京師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言曰。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青為人

狄青不
妄認遠
祖

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未嘗專賞。敵下故人皆樂為之死。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國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踰年卒。

劉氏深源曰

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

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為有識者嗤誚。甚者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耻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冒他人之姓者。曾犬彘之不若也。

以韓琦為樞密使。○九月。命宰臣攝事于太廟。大赦。○冬。十月。王德用罷。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

黑王相公

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以賈昌朝為樞密使。○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

笑比黃
河清

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
河清焉

丁酉

二年

契丹清寧三年夏。鞏都元年。

春二月。太子

裁抑時
文復古

太師致仕杜衍卒。自作遺疏。其略曰。無
以少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
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三月。親試舉
人。是年翰林學士歐陽脩權知貢舉。先
是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寢失
渾淳。脩深疾之。遂痛加裁抑。時所推譽。

體

皆不在選。置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

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九月。契丹

使蕭扈求御容。○胡宿奉帝繪像如契

丹。○十二月。詔間歲舉士。置明經科。○

契丹。太后蕭氏卒。名訥。木錦。謚欽哀。

戊戌。三年。契丹清寧四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

朝罷。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

潞國公。○以韓琦平章事。宋庠。田况為

樞密使。張昇為副使。時帝春秋高。且以

相彥博罷

相韓琦入

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范鎮雖解言職請之益切。而帝依違不決。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帝不荅。昇為中丞。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

張昇言
帝孤立

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秋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王堯臣卒。

巳亥

四年

契丹清寧五年

春正月

丙申朔

日有

食之。用牲于社。帝避殿不受朝。○二月。罷權茶。○交趾寇欽州。○夏四月。太袷于太廟。○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以范鎮知制誥鎮入謝首言建儲事且曰陛下許臣今三年矣帝猶未許○田况罷○冬十一月汝南郡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謚安懿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愠不見于色嘗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制其罪故皆畏服及卒以其子宗實育于官中故卹典有加○以河南處士邵

召處士邵雍不至

雍為將作監主簿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五年契丹清寧六年夏四月程戡免戡與

庠不合殿中侍御史呂誨論戡結貴倖

以致位乃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五月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

撫州臨川人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

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

淮南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

王安石
上萬言
書

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

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

東萊呂氏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乃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又於此而三致意焉。

六月。曾公亮上新唐書。○秋。七月。交趾

呂誨劾
宋庠

寇邊詔發諸州兵討之○冬十月宋庠免庠再登用浮沉固寵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罷判鄭州○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以薛向為陝西轉運使兼解鹽事

辛丑六年契丹清寧七年春三月富弼以母喪

弼請終喪

去位詔起復之弼固辭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

日起復金革之變禮未可施於平世帝

許之○夏四月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

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

者故得大用旭亦請罷乃知定州而介

等皆外補○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

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

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稱賀同

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

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

光言日
食不當
賀

續金卷四
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

司馬光
言仁明
武

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

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

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致

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

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漢吳漢曰

光言揀軍

赦非善

進五規

臣死無所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為美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略曰：天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人之至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

如秦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情之情，生驕者玩兵，驥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然不知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秦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無疆。三曰遠謀。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五曰

務實也。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辨貴

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好上下。親遠邇。樂

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

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

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

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雖文之盛

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

美。無益也。帝深納之。○以王安石知制誥。○

秋。八月。以曾公亮平章事。張昇為樞密

使。胡宿為副使。○閏八月。策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王安石以

母喪去職。○以歐陽脩參知政事。○以

范鎮為翰林學士。○冬。十月。起復濮安

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司馬

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

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

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

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

曾公亮
入相

司馬光
呂誨請
建儲嗣

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

時居濮王喪。乃起復。固辭。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乞終喪。凡十八章而後許之。○十二月復豐州。

壬寅

七年

契丹清寧八年

春

三月

孫抃罷

○以

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夏五月。樞密副使包拯卒。○秋。八月。以皇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為皇子。賜名曙。

立宗實為皇子

封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

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猷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冬十月。詔賜諸路常平糴本錢。○折繼祖卒。以其兄子克柔權

領府州事。○召福州處士陳烈為國子監直講。不至。

帝崩皇子即位

癸卯八年。契丹清寧九年。夏拱化元年。春三月。帝崩

于福寧殿。夏四月。皇子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呂氏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

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敵國。此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新安胡氏曰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

辟疑必。讞。魚列反。罪也。上所活歲以千計。

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刑。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曰何

不取索。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
饑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
枚。枚千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
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踈。今欲加
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
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
姓。卒寢兵。京師疫。大醫進方。內出犀
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請留供服御。帝
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蘇轍制

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
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
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
道學之懿。尤為盛美。經筵謂侍臣曰。
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
州縣皆立學。定太學生員。以孫復。石
介。胡瑗為國子直講。王堯臣及第。賜
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
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已開

帝有疾
太后聽
政

四書之端矣。噫。若帝者。存心制治。粹
乎無以議矣。白璧微瑕。其郭后之事
乎。君子愛人以德。寧不於焉三歎
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
而不能止。○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
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
宰臣覆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
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
上。一一能紀綱要。檢捉曹氏及左右臣

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立高氏

為皇后

后侍中瓊之曾孫。祖太尉繼勳。父北作坊副使遵甫。母曹氏。太

后妹也。故少育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必以為配。既長。遂成婚。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

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
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

兩宮有
隙

兩宮遂成嫌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
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
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

韓琦危
言動太

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
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
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
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
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
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
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
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
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

后

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
切也。同列聞者。為縮頸流汗。後數日。琦
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
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
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
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
殿。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

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龜鑑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自魏公一倡。而歐陽脩繼之。呂誨。王疇繼之。司馬光。又數數繼之。既以保佑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天子。卒也。慈聖以慈稱。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蓋亦偉矣。他日。門人親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

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公之襟量。蓋可想見。久旱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秋。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契丹**太叔重元反。耶律仁先敗之。重元自殺。○冬。十月。葬永昭陵。○十二月。命侍臣講讀經史于邇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
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
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
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
疑漸釋。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四

